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

卷三十 卷二十九

附錄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野客叢書卷二十九

宋 王楙 撰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内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偏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偏三十日再偏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偏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

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緑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

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録

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為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

雲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雲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内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録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

有孜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頴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耳

鶡冠子

三山老人語録云性命生死之説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奥其爲長沙傅賦鵩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頴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鶡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鶡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鶡為冠號鶡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

事前漢藝文志有鷃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為好事者僞為是本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詛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按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

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張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祜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緑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

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歳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京兆眷方兹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却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鱠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雪溪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曽漫録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

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厨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蓏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為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柘感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甞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録謂子美用

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録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棻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乗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黄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諸真之水㓻馬艸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一頓

漫録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説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説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

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

子尉繚子説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

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即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吕

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

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賔客為長夜之飲飲醇

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

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葢自陳平以來用此策

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録曰江西俚俗駡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叅政詩橄欖為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為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表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為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兹樓羅見南史喋門見晉書

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漢

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

唐書駔儈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

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博

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欒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使

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録掉書袋見

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日子入

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詐

寧拙誠見說死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
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
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見顏氏家訓生為人所咀嚼死為人所惟快見左雄
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
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録似此
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
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

作一日不食而趨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郅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意謫一姬為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録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没

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録謂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為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為證僕案禽經鳧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録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栝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盖有此體觀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

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閑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鄰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令人類知棠陰爲

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即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擕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勲參微管陳蕭沆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勲參微管功深

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傳亮碑道亞黄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彦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絶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為平聲如摰虞傳咸

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葢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哂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仄聲讀而傳咸韓退之詩梁氏詁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

而傳咸高祖賛作平聲恊此類雜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捜羅未至推究未廣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閔丘卬之語不知子路曽子盖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

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淚閘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匡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

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吕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説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

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唐突

漫録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遯碭突注徒郎切以唐為碭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斗鷄詩行彼土山頭𣢾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碭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參在諸

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秉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制一弄有游仙曲緑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俗

說曰郗僧施青谿中泛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録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容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嬸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為輕已雖平交亦不

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録曰文忠公集古録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僊觀三輔黄圖有集靈宮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碑漫録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三十

宋 王楙 撰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叙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葢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葢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為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

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

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璪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

蕭璪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陁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蜮

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葢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

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毁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即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阼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為相葢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即位適除為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毁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為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

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鹿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艸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强精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

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黄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當引以為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斤

視漢高初制頊增百倍其懸絶如此

畫龍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謂此非誤也葢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録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寳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寳沈存中筆談亦曰熈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寳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寳之百旣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寳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

邢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顔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

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

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

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閒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

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

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

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

開帙覽之即徹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
上卷文武階勲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
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
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録曰今以軍為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為證
非也桉世説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刼鈔東晉時
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

死吳漢表為置祠為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為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顯志賦亦曰始皇跋扈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觧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因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

說

八珎

今俗言八珎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説舊矣又觀吕氏春秋伊説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為玉桮玉桮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胹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禄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考之

禄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角雖讀為禄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為禄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黄鍾為角音禄又如字資暇録謂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禄里謂書角里為禄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禄里先生訓亦書為禄資暇録所謂孔氏秘記者孔氏即孔安國

其秘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名犬子既長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即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劒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

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録或者又作續侍兒録謂搜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録也可為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録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艸賈志忠作御史本艸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録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傪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中藏不分纎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録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賛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艸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緫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為五緫

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顔真卿所撰戣猷墓碑曰顔元孫㓜述賀知章陸象先與戣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説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楊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説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説皆有之觀椶神記曰崑崙之墟

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

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狤猾獸人捕之斬

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

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

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

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

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諶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諶詩有曰功業未

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閗盧諶所答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

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
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
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三十

野容叢書附録

宋 王楙 撰

野老紀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録梗概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鼂董公

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藴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

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絶君親又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

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

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緑野

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州茅下士蓬蓽書

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畀末三字

蔡元長作閔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為

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為命蔡
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為
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顔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
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
堯之辭聞者駭慄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肹
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勤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艸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賛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丈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㨗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

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辠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

爾青驚怖却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
聞中使來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
謀也
蔡京為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
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
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
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

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閒曹場了却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叙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蜮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青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

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荅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為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賛振鬛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曰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丈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閽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丈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為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為姤二陰生為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為遯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葢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令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苙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

放之得所又拓之非善治邪説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名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擕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内寛酒欲内嚴而外寛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世

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秉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弔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

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即以手狀

野客叢書附録